鸟 语

朱炳南

旧有联语云：风来花自舞，春入鸟能言。人为万物之主宰，人类在掠夺苍生的同时，有时也能善待异类，人自以为识鸟音即为一例。有首歌唱道：“百灵鸟双双的飞，是为了爱情来唱歌。”将百灵鸟的鸣叫视为唱情歌，好一个美好浪漫的联想。“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枝万枝压枝低。双飞彩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恰恰”啼鸣是欢歌，是笑语。多么美好的景色，多么美妙的声音，人鸟合一之和谐尽在其中矣！

但，居于世间万物制高点之人类，有时也往往忽视甚至不屑于异类的行为，举一个小不点的例子：《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因绿杨树上的鸦雀们“每日只到晚”，干扰了一众混混们的喧哄，引得昔日的鲁提辖、如今的释智深将垂杨柳连根拔起，强令众鸦雀们即刻散伙。惯自称洒家的鲁达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最值得欣赏的人物，可是这一次却一声招呼都不打，没来由的荡平了鸟儿们的会所，实在是鲁莽到家了。

人们形容鸟雀聚会议事为聒噪，是人与鸟之间言语障碍的误解。多年前余曾连续几天在宅院中与朋友喝茶聊天，得以观察喜鹊筑巢的全过程：最初见俩喜鹊在几棵大树之间飞来绕去，翌日终于停落在一棵树上喋喋不休地争论，如此这般的持续了两三天，然后才选定一棵大树衔枝筑巢。有趣的是用了一整天时间架构了巢础，第二天却又丢弃不用而在另一棵树上重新搭窝，犹如人类的建设项目从选址到论证到重新确定施工的全过程。据说从鹊巢的高度可判断出当年汛期有无洪灾，可见其旷日之争的必要性，看得出这数日的叽叽喳喳有着丰富的语言信息。

四季可闻鸟鸣声，春日更显得丰富多彩，人们常说的“鸟语花香”四个字道尽了人间美景。余有意无意的于春季聆听鸟鸣音，鸟种不同，发音各异，最常听闻的有——

发两个音节：bù gǔ，是布谷鸟的鸣叫声。布谷鸟学名大杜鹃，别名郭公、布谷。春季繁殖期间常站在树木顶枝上鸣叫不息，二声一度，很远便能听到它“布谷-布谷”粗犷的声音。同治十一年修之《六安州志·　地志·风俗》云：“四月，有鸟名布谷，其音若‘开仓泡种’，又若‘隔山看火’，又若‘麦黄快割’。农桑家入耳，各因事自警。”余为六安州地的土著，每四五月间，屡屡细听，却找不到与志载鸟语谐音相合的感觉。

发三个音节：yáng guǐ luó，吾听之类似为“洋鬼奴”，不解其意，询乡村老人说是涉及到一桩谋财害命冤案，有茶商名杨贵禄者被歹人贪财谋杀转世为鸟，含冤负屈自报家名“杨贵禄”以申血案，类同于事发于定远县的京剧“乌盆记”中冤鬼刘世昌。惜没有人将此故事完整的收录成篇流传于世，起到儆恶扬善的教化作用。

发四个音节：wáng bā fàn pāo，其音清脆悦耳。吾邑民间多将此鸟语拟音为“王巴泛泡”，借以转换指代事情不成功空欢喜的意思。北京的广袤地区也有“wáng bā fàn pāo”鸟鸣声，尤其是清晨更不绝于耳，当地人传其鸟语译音为“光棍好苦”。电影《邪不压正》中有多个桥段采用鸟语“wáng bā fàn pāo”作画外配音，强化正义与邪恶搏斗前夕短暂静谧的美感，渲染影片中正面人物对岁月静好的憧憬，令故事情节更具有人间烟火气。

发五个音节：tū guō guō ~ guō guō，其前三个单音与后两音之间稍作休止富于韵味，文人们用“鹕鹄鸪~咕咕！”为之拟音，予却听之为乡土音喊“秃哥哥~哥哥”，声声呼唤，毫无遮拦，听之竟不以头发稀疏为憾，甚或对秃哥哥心生妒嫉，恨不得化为秃哥与之相呼应。此鸟名“珍珠斑鸠”，性温驯，不避生人，常于院落中觅食如同家鸽。

这种发五个单音的鸟鸣声在皖西地区也牵扯到一个故事，话说有一无德继母，居心不善妄图加害前妻之子。这天指派俩个孩子去山地种芝麻，有意的将熟芝麻交继儿，交待俩孩子分开种。数日后命俩儿同去检查出苗情况，说谁种的没生就不要来家了。岂知兄弟俩和睦友好，当初不分彼此的错端了芝麻种子，结果是亲生儿种的没出苗，为兄不忍丢下同父异母的弟弟，便商量一同出走不回家了。致使继母思念亲生子不归而悔恨命亡，化为鸟雀长呼“吾儿错~端端”。

传说孔子的得意门生公冶长懂鸟语，公冶长幼年家贫，曾因识鸟语受益，亦因懂鸟语获罪，这只是个传说，没必要当真。人们对于鸟鸣声的感悟和理解，达不到人类言语交流的清晰准确，只能隐约感受到不尽相同的模糊概念，如西方谚语“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对于很在意鸟鸣的人来说，鸟语的破译密码潜在于各自的意识中，与人文环境、乡土农事、个人情绪等等因素有关，譬如上述发四声的“wáng bā fàn pāo”，皖西南与北京地区的市民各有不同的解读，听说霍山产茶区乡民采摘夏茶期闻“wáng bā fàn pāo”，觉得谐音是“老茶返棵”呢！

鸟鸣声于人类不仅仅只是听觉感官的享受，有时还是填补心理上缺憾的精神食粮。余乡有位九秩高龄的离休老人高晓初，一生命途多舛，晚年孤身一人。多年前曾向余示其所作《九十抒怀》诗数首，其一曰：

“抱病经年伴药炉，青衫瘦影一身孤。黄鹂慰我心岑寂，常在庭前唤‘晓初’。”

高老于孤零寂寞的环境中将黄鹂引为知音，从鸟鸣声采撷人间暖意。余品读其诗句不由得感慨系之。

清代长白浩歌子撰《萤窗异草》中有一则秦吉了巧联一段姻缘的志怪故事，秦吉鸟又名了哥、吉了，与八哥相似，善摹人言，因产于古秦地而得名。原文字数太多，受篇幅所限，这里略述故事梗概如下：剑南某大户人家有一婢女名玉颜，聪明美丽，主人将宠物秦吉鸟指派玉颜喂养。鸟说：“姐姐喂我，一定为你找一个好姐夫。”玉颜害羞，用扇子扑它，鸟振翅出笼翱翔而去。某日，玉颜奉主母命去另一梁姓人家办事，梁家的公子梁绪在书房读书时，秦吉鸟飞到他的案头说起话来：“我替你找到了一位佳偶，不去看看吗？”梁生于是放下书本追它，看到了姿容端庄娴雅动人的玉颜女，二人四目交顾，互生情愫。玉颜回家后，秦吉鸟对她说：“姐姐果真对梁生有意吗？我能够替你传递心事。”玉颜腼腆不答。鸟笑道：“真乃娇羞儿女之态。”说罢振翅飞走了。次日，鸟趁无人又飞来回复玉颜说：“梁生为你写了一首诗：‘不妨团扇白，只喜玉颜红。倘遂乘鸾愿，终应跨凤同。’”玉颜听了很高兴，遂向鸟说了自己的心事。秦吉鸟飞到梁府向梁绪传达了玉颜对他的相思，梁绪立即写信交秦吉了衔送给玉颜，信中表明非玉颜不娶的誓言。玉颜看了信便退下腕上的玉镯交给秦吉了，作为信物转交给梁绪，并请梁绪设法将她从主人家赎出，可成就百年之好。可是此后一直未见鸟儿来，神情恍惚不定，于卧床昏睡中梦见一女子，羽衣蹁跹走上前来行礼道：“我就是那只秦吉了，我与你的意中人前世有缘，担心她嫁给一个平庸的男人，所以为你们俩说合。没想到我在替玉颜姐向你传送玉镯的途中被恶少射杀。今天我姐也遭到无良小人的诽谤而受到主人拷打，没有完全断气便被草率掩埋，往城外行走百步就是她的坟墓。”说完化为一只孤鹤，凌空飞去。梁绪惊醒，即带仆人骑马访查到城外北堡（běi bǎo）的地方，和梦中“百步”隐合。寻到玉颜的葬处，急忙劈开棺材，玉颜果然复活了，梁绪惊喜若狂。恰好此地附近有一座尼姑庵，两人叩开庵门，敬请当家师太收留玉颜寄养庵中。一个多月后玉颜身体完全复原，梁绪请女尼师太去他家说媒，梁母心疼儿子，就把玉颜迎娶回家了。后来梁绪感念秦吉鸟的恩德，见到捕获秦吉鸟的就买来放生。

鸟鸣声受人们的关注与青睐古已有之，其实懂不懂鸟语无关紧要，因为鸟鸣并非是为人而发。百鸟和鸣是大自然的杰作，是天籁之音，据说音乐家莫扎特创作《音乐的幽默》是模仿他喂养的宠物鸟叫声。作曲家舒伯特就是在维也纳郊外游玩时，突然听到林间云雀的鸣唱，激发灵感谱出名曲《云雀》。贝多芬的《夜莺之歌》、海顿的《鸟儿四重奏》等，都是受鸟鸣启发的不朽名曲。并非只是外国的月亮圆，中国也不乏有将鸟鸣升华为音乐作品的例子，如《空山鸟语》、《百鸟朝凤》、广东音乐《鸟投林》诸曲，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郑板桥说“养鸟不如种树”是绝顶聪明的见识，树是鸟儿的　息地，有树必有鸟，有鸟必自鸣。听自由自在的鸟儿发出原生态的本音，由你联想，任你发挥，是零消费的精神享受。　鸟儿是人类的朋友，曾一度被列为“四害”之一的麻雀都及时得到平反，人们何尝不应该善待同一个世界的生物？何况有音乐天赋的鸟儿？清人梁恭辰撰《北东园笔录》中载有放雀获报的故事：镇江范某，其妻病痨疾濒死，有医者教之曰“用雀百头制药末饵之，又于三七日服其脑，当痊。然一雀不可减也。”范依言聚雀而笼之，妻闻之，嗔曰：“以吾一命残物百命，虽死，决不为也。”开笼放之。未几，病自痊，且得妊，生男。男两肩上各有黑斑如雀形。

古人撰的故事往往带有迷信色彩，但内涵疾恶扬善的正能量，宁可信之。吾所敬重的六安昭庆寺主持西池禅师在世时，曾将为鸟供食定为寺院的规矩之一：每天斋饭时，开锅的第一铲饭必定送到前院中供鸟雀们享用。这多年的规矩如今仍沿袭不变吧。

随笔

去年天气旧亭台

郑策

午后，斜倚书案，手机喜马拉雅上咿呀呀传出《牡丹亭·皂罗袍》的唱段：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忽然惊觉，又是一年四月天。时序2020，庚子之年，因疫情困顿，我久宅家中，却原来已经辜负了如许春光！

抬首窗外，忽有所忆，去年此时因学习的缘故，我有幸与同学一起去到姑苏，在那唯美的园林之中，隔水听曲，凭栏观戏。观赏的正是这一出《牡丹亭》，而今心念思之，正如这春风拂面，心中百感。

不记得是谁人曾说，最喜这人间烟火气！去冬今春的疫情，让这人间烟火冷淡了许久，如今随着拂面而来的春风，疫情日渐遏止，世间的种种喧闹，渐次恢复，更觉平常时日的人间烟火是如此珍贵。

去年此时，正逢春和景明，游学之余，走马山塘，夜行留园，听评弹赏昆曲，与二三好友推杯换盏，在氤氲的火锅热气中，借吴地之花雕，浇自己心中块垒，何其乐乎。

那一日晚间，专程去往留园，听说那里夜间有评弹和昆曲的表演。鲍同学提前网购的园票，看时间尚早，我们就在附近的里巷闲逛。青墙黛瓦，里弄狭巷，正值人家晚炊，饭食飘香，一派祥和气象。有一店铺尚在开张，柜台上摆件多为各类具有地方特点的纪念品，老妪见有客来，殷勤招呼，只是吴语不甚明了。

转至留园，已有一溜长队排起，其间众多外国游客夹杂，想都是和我们一样慕名而来。从前时光好，景区人扎堆，比肩接踵不分彼此，大家也都习已为常。一一检票，排队入园。

园内有山亭，竹树葱茜，池榭幽绝。正所谓不到园林，不知春色如许。夜渐暗，各处霓虹亮起，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杂树繁花，影影绰绰，仿若当日“游园惊梦”景象。

随着琵琶声起，只见两名古装女子，持团扇，披绿绡，红玉，衣袂飘飘，水袖荡漾，看身形更觉“华容婀娜，世上无俦”，而后其一轻启朱唇，吴侬软语吐出“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刹间，满园游众如闻天籁，皆皆围拢凝听翔立。丽人忽唱忽行，穿回廊，登亭台，在人群中间行，众游客痴痴相随，仿如置身戏中，如梦似幻。处其境，我若有所悟，原来这园林即是舞台，台上台下皆是演员。戏者在台上演古，我们在台下扮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这“游园”舞剧的一员。那一刻，真感觉是时光经过了我们，我们穿越了古今。

我的视线忽然被一众外籍人士所阻隔，罅隙中听见他们窃窃交流，虽言语未通，但见他们眉宇间频露喜色，想是惊艳沉醉于此中华文化，和我们一样感喟这世间留存的美好与繁华。彼时，人间正道，四月芳菲，寻常生活中的点滴都如此美好，中外男女虽摩肩接踵，而擦身而过时彼此展颜一笑，如今想来无不蕴涵着抚慰人心的温度，彼此拥挤亦是幸福的另一种注解。

然而不能、不让聚集，彼此保持距离，却是这世界现时的状态。阻击疫情，我们需要保持距离，需要牺牲拥挤中的“人间烟火气”。凭窗远眺，目力所及不过数里，然遥遥万里之外，“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

去岁此时，小女已经在收拾行囊准备回家了，而今却阻与疫情，困于异乡。妻心焦虑，每晚网络交流，零零碎碎，细细叮咛；小女倒是处之淡然，每日宅居在室，做好防护，网课学习之余，厨前灶下自己学做饮食。欣慰的是，疫情之下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成长！寰球同此凉热，唯有祈愿疫情快些结束，小女得以早日归返父母怀抱。泰戈尔说：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在疫情的当下，一个活得通透的人，唯有苦中有乐，才更明白寻常生活带给人的力量有多大。

惊回首，却原来春天早已来到。打开朋友圈，已见越来越多的朋友在春光里放飞自我了。在熬过一个漫长而阴霾的冬春之后，我们有理由去拥抱春天，拥抱这来之不易的人间烟火。去年天气旧亭台，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岁的美好，今岁定然不会缺席！

散文

诗与画

流 光

孟伟/摄影　薛培新/配诗

行水的船，行云的水
双桨破开数道烟波
一网虏获无尽春色
凝望流光深处，依然苍翠
清风扑面而来……

香椿树（外一首）

杨定祥

植物界的精灵
一出生便撩拨万物的神经
每一片叶子都是噘起的香唇
与大地亲近，与人类亲近
与生俱来，就像竹子天生的品质

不依富贵，不攀高枝
不向季节献媚
百花争艳时，香椿树不卑不亢
骨子里透出的微笑
风风火火，闪亮一回

香椿树的一生
就像是蜡烛的一生

五月的村庄

五月，温暖的阳光
是村庄盛开的鲜花
缔结鲜红的故事

每到这个季节
母亲就习惯把腰弯成镰刀
收割故事里最精彩的情节
喂养乡村的麦地
麦地长出一栋栋高楼了
我成为母亲收割的最后一株麦子

夕阳下，村头伫立的几棵老槐树像是村庄的老人
它们头上稀稀朗朗的花
是村庄五月里最古老的星星
比往年更香更白
母亲小心地收割它们的香和白，然后
把香，种进村庄残留的土地
把白，镶满自己残留的头发

五月的村庄是一面镜子
映照昨天与今天

诗歌

春天来了

王友谊

我家楼下石径旁，一株桃树光秃的枝桠上缀满了层层叠叠的小花，嫣红姹紫、灿烂似霞，引来嗡嗡嘤嘤的野蜂和粉色、黄色的蝴蝶，也引得路人驻足观赏，纷纷举起手机选取各自的角度留下春的风姿。

绿水泛波、草长莺飞的二月天，本是踏青出游的好时节，怎奈此时的中国正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

当奔波忙碌了一年的百姓置办年货，企盼阖家团圆时，湖北、武汉发生了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通过飞沫、接触等途径传播的病毒，犹如借助风势的山火，迅速蔓延至全国，引起民众的恐慌、担忧。这个农历庚子新年，注定不是太平年。大年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人民解放军，各省、市、自治区医务人员闻令而动，一次次集结出征，驰援湖北、武汉，分秒必争救治病患。各种医疗、生活物资及捐赠物品，从全国各地经公路、铁路、航空源源不断运往疫区。

为遏制疫情快速发展势头、有效切断传播途径，国家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控制人员流动、封闭道路、排查社区。一切都是为了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这个春节，居民少了亲朋聚会、少了邻里串门、少了游山玩水、少了倾巢出动。

蛰居家中，“固步自封”，阻断的是病毒，是风险，阻不断的是患难与共、守望相助，挡不住的是款款爱心、滚滚暖流汇聚荆楚大地。

我思忖，我们的国民该有多好的素质、多高的觉悟、多强的信念，才能在猝不及防的重大灾难降临时，响应号召、足不出户。答案其实很明确，那就是人人都明白一个十分浅显而又异常深刻的道理：守在家，就是守护国家，就是不给政府添麻烦，就是为国家做贡献。

提及做贡献，我想起在超市，两女子关于本地医生支援疫区的谈话：“我女儿说，早知这样，我也学医了。”听起来极其朴素的话语，却是那么的掷地有声、感人肺腑。这就是国人的品性、国人的担当：挺身而出、决不退缩！正因为有这许许多多鲁迅先生所赞誉的“中国脊梁”的支撑，历尽沧桑的中华民族才风雨压不垮、苦难中开花，一番番浴火重生、昂扬奋起！

久立楼上，望着窗外捎来的春的讯息，我在想，人们心中渴望期盼的那个春天还会远吗？

白马尖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　冰
邮箱：543385541@qq.com

我童年的燕子

李太芳

人老了总爱怀旧，怀念老熟人，老事情，老村庄，老房子……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怀念老家的燕子。它们是与我们一起生活过的朋友。

那是两大窝燕子啊！都在堂屋间，一窝住在大梁上，一窝住在二梁上。尽管两家只有咫尺距离，可从未发生任何纠纷，吵嘴打架的事更没听说过。奶奶每次看见四妈家两儿子吵架就唉声叹气地说：“连人家燕子都不如！”

它们不光邻里和睦，对我们家也特别礼貌。哪一天要是我们没注意把门关严了，它们进不去门也不着急，就拖儿带女地栖息在房檐下的木桩上，一副老僧入定的样子。奶奶知道后很是内疚，特意叮嘱我父亲在门头上掏了个燕窗，给它们创造了方便。每有客人来家总会说：“兴旺之家啊！居然有两个燕子窝。”而妈妈也总是敷衍说：“嘁，穷家破院的！”

其实，我知道她心里在偷着乐。因为老家有“燕子爱住旺门头”的说法。那时，七八岁的我不甚懂事，就想从奶奶口里知道“旺门头”是个什么样子，但奶奶看看我没吱声。问急了，她不耐烦地说：“要啥有啥，想啥来啥呗！”被这一铳，我不敢多问了，只好呆呆地躺在床上做“黄粱梦”——花衣裳，花鞋子，白面馍和糖果铺天盖地朝我身上落下来，直压得我昏昏沉沉睡了过去。那些日子，我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燕子窝，数它们的孩子——老大家五个孩子，老二家四个孩子。当它们迎着妈妈要吃的时候，叽叽地叫着，那些个黄嘴丫多像刚长出的黄豆芽啊！我盼它们多几个，再多几个，住不下再筑窝。

可是有一天，它们的孩子不小心将一点燕子屎不合时宜地掉在饭桌上。这可惹恼了我的大弟，伸手抓个棍子就要捣燕窝，被奶奶喝止住了。奶奶揪住大弟耳朵说：“燕子是多勤劳多懂事的鸟啊！它们不像好吃懒做的麻雀，自己不做窝，专掏人家房檐，还糟蹋粮食。更不像贪得无厌的斑鸠，不劳而获，专抢占喜鹊窝。”她松了大弟，停了一下接着说：“燕子是靠自己一口口泥，一口口沙，辛辛苦苦筑起的家，多不容易啊！你给捅掉了，它们一家老小住哪啊！”大弟听后默默地走开了。可是走了风又来了雨，一段时间过后，它们又将那粒白白的东西掉下来，偏偏落在大弟肩头上。这下大弟不干了，看大人不在家，找了根竹竿捅掉了两个燕窝。妈妈回来后气得大喊大叫：“你个孽种！你个混蛋！”追着撵着要打他。一群看热闹的孩子也跟着跑，搅起的旋风卷跑了一大群鸡。奶奶也气得没吃饭就睡下了。父亲立即借来梯子将捅破的燕子窝补好泥上，又在窝下搭个挡板，等着燕子再度飞回。

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别的什么力量使然，不久，两岁的小弟溺水丢了。接着，奶奶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那些个日子里，妈妈的心每天都在流血！我呢，也像一滴泪珠，被冷秋含在冰凉的眼眶里，泛着忧伤的光。

第二年，柳枝吐泡的时候，我就开始盼望燕子归来，盼它们带来好运气。我不断地抬头看燕子窝，又转头看燕窗，想象着它们矫健的身影闪电一样落在屋梁上。柳叶滴翠的时候，邻居家的燕子都接二连三地回来了，我家的燕子还是迟迟未归。直到很久很久，也没见着它们。两个空空的燕子窝除了满满的焦灼和失望，再没有别的什么。妈妈说：“老人都讲燕子是不住愁家的。”

后来，我们搬离了老庄子。不知是燕子找不到新家门，还是忘了回家的路，再没见着它们的影子。

几十年过去了，现住在高楼里的我，仍然怀念草房里的燕子。

散文